旅途道路上的荆棘永远刺痛。# ~. \_' H9 Z1 N\* v5 s/ B1 s& Y

滴落的鲜血只会让它们更加肆意。5 q5 J% `9 \_8 G! g

                                -------------------《森林之歌》 塔尔

/ o5 H% I; C, R

    概括一个世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若是一定要强行比喻的话，我觉得天平是最好的象征，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庞大的天平之上，而我们的人生或者是昨天，今天，明天的生活就是一个个小小的天平，永远在追求着稳定，让两边放上相同重量的物件，失去了平衡，动荡就会发生，而我们也会不断渴望着上下的天平静止。

    世界也应该是这样一个玩意。

   “阿娜温的核心，一克，五银如何。”商人朝着面前的年轻人兜售着一个绿色结晶般的物件，其中有着什么半透明的粘稠液体随着手势的动作缓缓流淌着，“今天可是讨伐者的最终考核啊，我听说今年的考核场地可是在森林当中吧，你要是被侵蚀了，这玩意可是最好的解毒剂。”: l9 s0 `( ]# n/ m9 h

   “四银五十铜，如何？”年轻人无奈地笑了笑，“大叔你和我那么多年的邻居了，知道我加入讨伐者本身就是为了赚钱，何必要在这方面给我压迫呢。”  M4 Y! X\* M) z\* Z- a" W/ o

   “你小子要是真的是讨伐者了，每个月下发的几千银币都能给我潇洒一年了，在酒馆中听听那劳什子的游吟诗人唱唱歌，或者是去找几个姑娘风流几个晚上也足够，再不济我天天喝着酒也是能过不错的日子啊。”

   “但是大叔啊，我现在还不是啊。”年轻人说道，“现在我还是普通的雇佣兵，失败了还是和过去一样回到这个贝路利安堡的，估计也就和大叔你一样偶尔去森林狩猎狩猎，然后贩卖点这些玩意了。”

    “不过你小子和我不一样啊。”商人拍了怕年轻人的肩膀，“查尔斯，你与我不同，毕竟我只是个庸俗的粗人，偶尔做点生意，对了，今年你们的考核地点在什么地方。”2 x% {/ |: U/ [\* p% Z! s

    “在提瑞凯森林。”查尔斯说道，“在南边差不多一百多英里的地方。”; ]9 E# l9 B+ Y4 U; c+ Y6 P/ S, k

    “那可有点远啊。”商人抓绕了下廉价下粗糙的胡须，“好了，陪你扯了那么久，五银币。”/ I  y) W9 K8 a1 l4 e: Y1 l

    “……四银五十铜行不。”查尔斯叹了口气。

    “不行。”

    “得得。”查尔斯从口袋中掏出五枚有点肮脏的金币放在了商人的手心，从商人粗糙的手心中收下了小小的绿色晶体，在确定那中温润的感觉从手心逐渐传递到自己心脏，的的确确是阿娜温的核心没错，商人则是随意搓揉了下金币，感觉到熟悉的触感之后便对着查尔斯露出了微笑，“一路顺风。”

& \_# c8 J0 c. o  j7 I3 J  \_

    贝路利安堡地处于楚尔特森林的最北边，这里生产树稻和长根果，树稻是一种附着于温树而生长的农作物，每年的四月是这里的人们最为繁忙的季节，人们开始播种，掉落在地面上或者是前一年储存的种子就只需要嵌入树皮当中，等待一个多月后就会开始发芽，据说是吸收了温树上的养料，看到那苍天的温树中生长出的青色的嫩苗时，就代表着夏天到来时，这里将会密密麻麻充斥着树稻的硕果，当然这里的人们还会抓紧时间把那些优质的种子再度嵌入树中，在冬天来临之前的凛冽之秋，便会再度得到寒冷季节的温热食物。4 I6 X% a- q+ A5 l& X' I

    至于长根果，则是生长在温树周围的一种植物，那漫长的根茎在地下紧罗密布，吸取的全部养料反而会聚集在根和土壤之中，并且和其他植物的根缠绕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意外的固定功能，外加上长根豆的生命力异常顽强，只需要放着就能生长，如同魔性的植物一样到处都是，人们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即便挖掉一点根也是无妨的，永远挖掘不尽。于是这里的温树，树稻，长根豆就这样相得益彰的生存着。, |( s1 g9 N4 o9 o: N8 \1 ]. w

    查尔斯捏紧了自己口袋中的温娜姆核心，少许的暖意驱散着他的杂念，在出城之后，他看到了正在收割今年最后一批树稻的人们，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父母死去的时候自己亲手埋葬他们的场面，那时候似乎还是冬天刚刚离开这里时，冰凉的土地和一旁随着风摇曳着黄色嫩芽的花朵以及天空中稀疏降落的雨，贝路利安堡的人没有坟墓，他们死去后的埋葬之地便是温树之下，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树稻有这样的收成是来自于人们的埋葬，这当然是实话，毕竟第一批来到这里的拓荒者可是面临着温树的枯萎和树稻的萎靡不振，存活了那么多年，长久以来，死去的人们一直以某种形式和他们共存着，被教会收养的查尔斯便成为了讨伐队的预备军，从小接受着训练，在与同伴的拼搏中到了如今。

    最后检查了一遍自己背包中的那些装备，还有一些压缩的树稻饼干，再不济去寻找地面上随处可见的长根豆就好了，清理一下地面用火烤制下就是完美的食物，这里并不缺少水，生活在这里的人鼻子只需要轻微的嗅一嗅，就能察觉到水分子到底在何处，在森林中踏步而行，踩着那些落叶和断枝，就能寻觅到清冽的水流，还有腰间打磨锋利的长剑就像出生的时候就存在于此，为了让自己安心，查尔斯微微触碰了下剑柄，手心完美地契合着，夜色开始降临了，在出城的时候就看到了城墙上的卫兵对着自己示意，在确定之后就放下了栅栏，警告着夜晚的危险，城中则是点燃了魔法的火焰，在固定的   台座上漂浮着，家家户户点燃了灯火，母亲们给不听话的孩子讲述夜晚有着魔物会抓走那些顽皮的孩子，或者是房屋中觥筹交错的声响。

     稍微观察着自己并没有走错方向，海风的味道离自己愈发遥远了，在城堡的另一侧，就是光耀之海与无尽之海的交界，每到秋季就会逡巡的银鳞鱼是人们最好的调剂，更加不用说森林当中的偶尔的野味了，想到这些，查尔斯发现自己的肚子正在叫嚣着能吃点什么，当然野味是别想了，只掌握了少许魔法并且专精近身战斗的他根本无法在黑暗中辨别那些小东西的所在，不如就在这里休息，明天一早出发。

     随便往地上一模，查尔斯便抓了一把的长根豆，他学习了最为基本的火球术，虽然只能维持几十分钟之久，而且火焰异常微弱，在潮湿的森林当中也无法有什么作为，不过煮熟长根豆，加上一点肉味的干粮是最好不过了，找到一个高处寻觅着可以挂上吊床，便在这时，查尔斯似乎是嗅到了一股银鳞鱼的香气，还有篝火燃烧时的噼啪作响的火星迸溅，怀揣着手中的长根豆，查尔斯跟随着香气，发现在山洞之中传来了微弱闪耀的火光，还有一个女孩蜷缩着身体，浑身包裹在斗篷当中，似乎是过于寒冷，不过也难免，查尔斯也感觉到凛冽的寒意在夜晚侵蚀着自己的身体，透过那薄薄的衣物。

    银鳞鱼眼看是要成熟了，在火焰的烤制下，银色的鳞片开始脱落，落入火中发出清脆的响声，银色外皮下米白色的肉颤抖着，在地面上放置的清脆果子也是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 u9 A& X: ~3 U, {

    “要吗？”女孩显然是察觉到垂涎三尺的查尔斯和他腹部的肠鸣音，而在若有若无的火光当中影影绰绰的鼻梁似乎带着莫名的吸引。9 q/ o5 M\* q- a3 U

    “当然。”查尔斯说道，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带着绅士风度对着这个女孩标示好意，握紧了剑柄，随后微微屈身，“如果您允许的话。”$ d: C  X; u& m- C

    “啊拉，我怎么可能会不允许呢？”女孩微微一笑，对着查尔斯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坐在篝火旁，感受着寒夜中的温热，还有马上就要入口食物带来的遐想，外加上女孩的身上始终散发着一股摄人心魄的香气，但异常的淡薄，是那种居住在森林当中的精灵一般的淡雅和高贵，查尔斯觉得自己心痒难耐，有着强烈的什么想要表达出来，脸庞也变得通红。. S9 r  m1 `, O1 B- I8 R

     但女孩似乎没有察觉到查尔斯的举动，反而变得更加的轻松，从火光中看到了她胸前的沟壑与阴影，那股清香似乎就是从中散发而出，原本紧握的剑柄也终于松开，似乎自己并非在荒郊野外，而是在灯火摇曳的家中，游吟诗人的缠绵歌曲从远方的酒馆中飘荡至此，他面对着自己心爱的妻子完成了一顿温馨而又丰盛的晚餐，随后查尔斯在她柔和而又濡湿的细语中感觉到了昏沉的睡意，她的手犹如藤蔓一样缓缓在查尔斯的身体上爱抚着，身上的香气愈发的浓烈，她小小的舌头触碰着自己的口腔，自己顺其自然的勃起，就像是一个丈夫应该做的那样，混论的意识中查尔斯思索着若是一个男孩的话自己应该如何取名，一个女孩的话又应该如何培养。

    ……" p# |. e0 j2 r  I2 \_; ~  Y

    剑芒在夜色中闪动，查尔斯眼中的一切在剑锋出窍后一瞬间消失在夜色当中，自己身上的盔甲已经被剥离，但是长剑的刃口已经异常准确地对准了面前女孩的脖颈，她身上的斗篷也已经滑落，被紧紧包裹的身躯并非是女孩的身体，而是一朵妖艳并且带着魔性的花，从中伸出的藤蔓缠绕着自己的身体。: ]; s- T. o% ^9 r5 d  I

   似乎是布帛被撕裂的声响，带着粘稠的液体滴落在地面上的不快，长剑划破了女孩的脖颈，查尔斯没有一丝怜悯，在这个夜晚，他便碰到了这一片大陆上人类的死敌，魔物。

5 O3 E" W7 `\* ^. ?7 L, m

注：这就是最新的小说了...

前期构思非常漫长，例如植被啊，地图啊，魔物娘的什么玩意啊..太头疼了..' {7 T' ^! D8 z

于是我偷懒，魔物娘的设定基本上采用魔物娘（日本广为流传的魔物娘百科），而地图的设定来自于DND3.5版本的地图，植被感谢我一个学农业朋友的帮助...世界观，民俗啊，这种纯粹瞎扯淡。9 z% G' N7 ]+ n! k2 |2 l  `

这篇估计会很漫长...漫长到死吧..